

청춘의 덫

背叛 愛

又名：风之子

[韩] 金奎完 / 著

的情人

这是一个奇异的、足以惊世骇俗

又凄婉的恋爱故事。

它的非比寻常就在于：

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坏人”的至爱深情。



中国盲文出版社

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韩剧



청춘의
뎃



背叛 愛 的情人

又名：风之子

[韩] 金奎完 / 著

这是一个奇异的、足以惊世骇俗
又凄婉的恋爱故事。
它的非比寻常就在于：
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坏人”的至爱深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叛爱的情人/(韩)金奎完著;黄胜,孙娜译.-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1

ISBN 7-5002-1817-6

I.背… II.①孙… ②黄… ③孙…

III.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201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6272 号

바람의 아들 by Son Young Mok

Copyright © 2002 by Son Young Mok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SECOTech Co., LTD.
Seoul, Korea

All rights reserved(중국어판 종이책 출판권의 독점권한 소유)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oi Ho Yeon
through SECOTech Co., LTD.

背叛爱的情人

著 者:金奎完(韩)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100072

电 话:(010)83891765

印 刷: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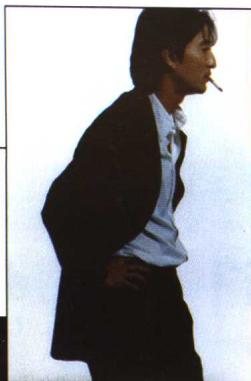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5002-1817-6/I·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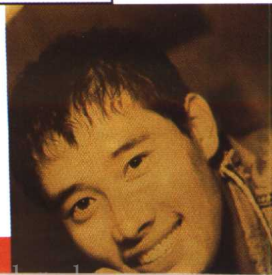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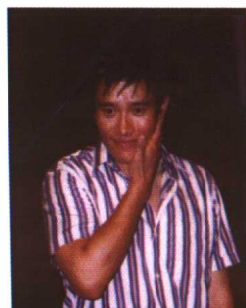
定 价:22.00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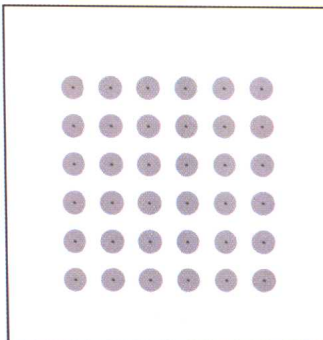
fengzhi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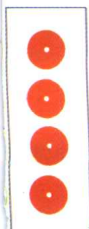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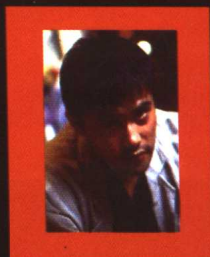




청춘의 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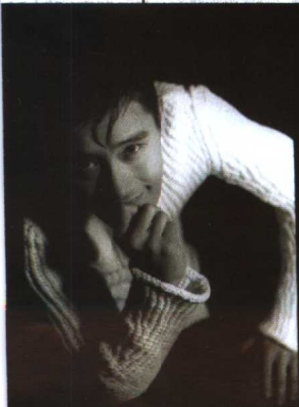


Beipanai De Qingren





청춘의 덫



<http://www.oo.co.kr>





楔子

原来爱得多深 爱得多真
只因命运太过于捉弄人
到最后 只留有化不开的浓浓叹息和忧愁
是自己错了吗
还是自己无力与身边的无奈抗衡
像一枚叶子衰在风中
飘坠 飘坠
不知道将飘向何处
带着那残留的几滴夜的泪珠——冷冷的白露



她在我的身后大声地叫喊着我的名字，我没有理睬，我一眼都不想再看她。

就是这个时候，那个奇怪的老头出现了。他拦住了我问：“你喜欢她吗？”

我的女朋友在这个时候也追到了我的身边。

他又问我的女朋友：“你喜欢他吗？”

“你问这些干什么？”

“对呀！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年轻人，这个时候冲动，到时候你便会后悔的。”老人看着我们又说道：“你又不是娶他的父母，你又不是替父母嫁给他，何苦这样呢？你们知道最让人后悔的是什么吗？”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女朋友的头摇得更像是拨浪鼓一样。

“最让人后悔的就是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爱情，却因为某种原因，又被自己亲手毁掉。”

老人的话好像有些深，我和女朋友并不怎么听得明白，都拿着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老人。

“你知道罗密欧和朱莉叶的故事吗？”这个奇怪的老人好像把我们当成了白痴，或者弱智。

我们奇怪的看着他。

老人叹了口气：“这个故事你们可能并不怎么相信，你们会认为那是瞎编的，说我是一个骗子，但是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呢？我并不是吃饱了闲着没事，只不过，我看着你们觉得你们会成为

背对爱人



后来，我的女朋友终于成了我的妻子，我想其中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个叫权贤的老人所讲的故事，让我和我的女朋友明白了些什么吧！

现在，我将那个老人对我所讲的故事整理出来。讲给每一个人，每一个渴望爱情的人，希望他们都能够珍惜那来之不易的爱情。





浪尖上的海鸥

路中间有一个人

早春三月，韩国南部的春天春意盎然，到处充满了勃勃的生机，然而这美丽的春天却是一个多事的春天。君山地区的前议员在三月份不幸逝世了，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是该地区的议员补选活动。竞选确实是件够闹腾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的本性完全暴露了，就连丑恶也推陈出新。就像所有的竞选一样，参加竞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君山地区再也不那么平静了，被搅得满城风雨。人们有些亢奋，不过这亢奋是种无奈的被动的亢奋。

通往君山的乡间小路，一辆大巴沿着道路缓缓地驶来。车内坐满了昏昏欲睡的旅客。这些旅客大部分是去君山的，并且大部分和这次补选有关系，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有权利和义务选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来。可是，从他



们的表情看上去，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好像只是去走走过场而已。

他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许他们明白这所谓的关心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或许，他们其中有人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深恶痛绝，但是又有什么法子呢？他们没有办法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不管怎么着，这多多少少和他们有一些关系呀！而且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讨厌这些事情，都无法拒绝和逃避。

社会是张网，人只不过是网中的虫子。

补选虽说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毕竟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呀！他们只要在这个国家呆下去，就无法不去理会补选的事儿。他们对此表现冷漠。但他们仍免不了谈论这方面的事儿。有关信息充满了君山的每个角落，这不，就连车载的收音机也在播放着关于补选的讯息。

“昨天，君山地区参加补选的候选人李秀鹤的支持者破坏了民主党候选人权武赫……”

又是这样的消息，自从补选活动开展以来，人们的耳朵都被这样的消息磨出了老茧。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历来所有的丑闻都会同政治一起诞生，它们是孪生兄弟。如果你对此大惊小怪，也就是在说自己知道的太少了。所谓的竞选，历来都是如此，从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便可略见一斑。

那则消息在车厢内散播着，瞬间便被空气溶解。车厢内的人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反应，他们并不感到诧异，可能对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吧！他们只是在聊着街头巷



尾、茶余饭后常聊的一些奇事异事，比如什么猪生了大象，某人生了孩子长了四条脚之类的。虽然只要是稍微有大脑的人都知道那是无稽之谈，然而，他们乐意谈论那些，他们能从中体会到快乐。

快乐是人生的真谛！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的。如果有人否认，那么他必定有自虐狂的倾向。

车厢内的人们乱吹胡侃着。

突然车身一震，人们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站在门边的售票员险些摔倒了。

怎么回事？

车内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向司机看去。

“嗨，路中间有一个人。”

售票员透过玻璃向前看去。

确实，有一个人在路中间背对着车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是具雕像。

或许是售票员刚才身子撞在车身上有些疼痛。他的火儿腾地就冒了起来，他拉开车门几步走到那人的身后，想破口大骂，并要好好地教训教训眼前的这个不知死活的人。

这时，背站着的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那是个长得很帅气的小伙子，不过他的身上透着股很强的野性，让人一见就会产生一种压迫感。

售票员在看清那人之后，活生生地将要骂出来的脏话咽了回去，噎得他直翻白眼，他吞吞吐吐地说：“你，你不是弘魔吗？”

사람의 아들

主演：金喜善

那个年轻人——弘飏一动不动地看着售票员。

售票员被瞪得心里有些发慌，胸口就像是被一记重拳击中一样。

“你是不是要大声地骂我，是不是想让我一天都倒霉呀！”

售票员看着弘飏，喉间滑动了几下，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无论他怎样地解释，结果都会遭到对方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的。他很是聪明，没有去解释，没有说什么。

弘飏看着像犯错误的小孩样的售票员，冷冷地笑了笑，这才说出了他为什么站在路中央的原因。

“妈的，我有些累啦！想搭车，可是我的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想我拦车你们也不会停下车来。”弘飏说道。

可能你是不会相信弘飏所说的。但不管你是否相信，但那一切都是事实。

你无法想明白吧！是的，可能正常的人都无法明白。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弄不好车没搭上，反而赔上条小命。可是，你不要忘记了有这么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弘飏就是林子中的一只奇怪的鸟。

弘飏在售票员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上了车。



神秘的少爷

到君山，还得经过一条海峡，要乘船。

海风轻轻吹拂，几只海鸥在不远的海面上上下翻飞着。弘飏靠着栏杆观赏着上下翻飞的海鸥，他不住地嚼动着嘴中的口香糖。

突然间，弘飏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地直愣愣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朝前瞅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原因，只不过是看到了在身边不远处有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漂亮吗？这有些不确切，如果光说漂亮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女子都能够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女子给弘飏的感觉是不能够用现有的文字来描述的。如果真的能够用恰当的字眼描述出来，那又怎么会引起弘飏心灵的震撼！

弘飏看着看着，心中就有种想和这个女子亲近的念头。然而，他并没有用那些俗得不能再俗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女子，他采用了一种恶作剧的方式想引起对方注意。

可能是海面的风太大了，女子转过身向船舱走去。也在这个时候，弘飏做出了特别夸张的面部动作，他吐出了口香糖，那白色的口香糖顺着吐在外面的舌头粘在下腭，活脱脱的就像是个吊死鬼。然而，他的脸上带着让人生气又无法生气的笑。

可惜的是，这个女子好像是个瞎子一样，并没有对弘

飏的这种动作有任何的反应。或许，她并没有什么幽默感。她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对弘飏所做的一切只回报了一个轻蔑的笑。

弘飏觉得失败极了，心中满是懊悔，却没有将不快挂在脸上。可能他本来就不在乎这些，他只不过是把它当作在闲得无聊时所玩的一个游戏罢了。也就在弘飏再次四处观望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在不远处有个他的同类，那是一个极其斯文的青年，他正向那女子做飞吻动作。

“妈的，流氓。”弘飏心里骂道，他真的有些看不起那位。心想，喜欢就上去抱着吻个够，飞吻管个屁用。他想到这儿，做了个优雅的却极富挑衅性的手势。

那个青年却当做没有看见似的，头偏向一边装作观赏海景。

船很快就靠在了码头，随着人潮，弘飏下了船，朝岸上走去。检票员在例行公事地查着票。轮到了弘飏，他将口香糖吐了出来放在了检票员的手上，对直发愣的检票员说：“对不起，下次再给。”就悠然而去了。刚才在甲板上遇到的青年男女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君山的船码头因为补选的关系变得比往昔更为热闹。李秀鹤手下的工作人员给刚刚上岸的人们发着传单，并不住地鼓动着人们到时候一定要选李秀鹤一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像是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没有几位对此表现出热情，只是顺手接过传单，扫了眼，便继续匆匆地赶路。毕竟他们还有自己要做的事。

一张传单塞到了弘飏的手中，弘飏拿起来看一眼，随



手揉成了个纸团扔在了地上。对于这些，弘飏才懒得理睬，对他来说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补选、选举这种玩意儿似乎离他太远了些。

是的，像补选这种政治活动真的离普通的人好像远了些，刚才在甲板上飞吻的青年对于人们发来的传单连接也没接他一步不落地跟在那个女子的身后，就像是只穿花的蝴蝶，时左时右地在那女子的身边蹦跳着，并且随着女子走路的韵律和节奏甩动着手中的回力球。他很高兴这样做，从他那张充满笑意的脸上就可以让所有的人感觉得到。

那个女子好像并不知道似的，或许，她可能知道，只不过懒得理睬罢了。她只是径自朝前走着。

就在那个青年对此乐此不疲的时候，扫兴的事情发生了。

“少爷，小少爷。”有人在大声地叫喊。青年一愣，停住了。

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点头哈腰，满脸谄笑地说：“少爷，我终于等到您啦！”

青年好像并不认识这个中年人，并且对这个中年人的出现有些不高兴，说道：“你是谁？”

“我，我……”中年人有些尴尬，吞吞吐吐地说：“这儿不太安全，我们还是到旁边去说。”

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女子已经走远了。

青年望着那女子渐渐远去的身影，想再赶上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跟着中年汉子来到在路边停着的一辆凌志旁